

属于我的马



有一个人欠了我很多钱,现在却死了。按当地的风俗,不还清生前的债务是不可入葬的。葬礼上,会询问死者亲属:“此人生前亏欠过别人的财物吗?”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才会继续。

但他的家人实在拿不出钱来偿还,情急之下,只好把自家的一匹马牵来见我,要求抵债。

我妈很为难,打电话同我商量该怎么办。

她说:“你说我要马做什么呢?”

我说:“自己留着骑呗。”

她说:“家里有摩托车,哪里用得着骑马?”我说:“那就不要呗。”

她说:“可是我又很想要。”

我说:“你要它做什么?”

她说:“自己留着骑呗。”

到了下午,她又兴冲冲打来电:“娟儿啊,我决定了,我要把那匹马留下来,我要把它送给你!下礼拜我给你牵到阿勒泰市去啊?”

我吓一大跳:“我要它做什么?”

“可以骑着去上班啊,你们单位那么远。”

“骑自行车就可以了。”

“自行车还得去蹬它。马多好啊,一点儿力气也不必费。到了单位就放在你们地委大院里,让它自己去找草吃。回到家就拴在后院的大柳树上,河边草也多……”

我说:“可是,它认识红绿灯吗?”

挂上电话后我又仔细想了想,别说阿勒泰市里了,就算是在阿克哈拉村,我家也无法养马。首先我们草料不多,眼下这些全是给鸡鸭过冬准备的,可能鸡鸭还不够呢,哪还能顾得上马?到了冬天,草料就贵得要死,哪里买得起啊?而冬天又那么漫长,整整半年。

再说,阿克哈拉我家的院子又不大,杂七杂八堆满了东西,哪里还有地方拴马?

我估计,马牵回家后,处理它的唯一方法大约就是宰掉吃肉……呜呼!如果养马只是为了吃肉,生活该索然无味到什么地步?

假如我有一匹马,我能它为它做些什么,才能真正得到拥有一匹马的乐趣呢?首先,我得搬家,搬到城郊野地上。盖栋新房子,并圈起一个大大的院落。我还得在院子四周开垦出大片的土地,种上浓浓茂密的马草。还得嫁给一个也愿意养马的人,最好他已经有养马的许多经验。另外将来的孩子也得喜欢马。这样,我就得为了马永远留下来,永远地……也就是说,除非我真正地爱上阿勒泰,决心永远生活在阿勒泰,否则我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匹马。

李娟

济南的药集

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,一共开半个月。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。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,北口在正觉寺街,南头顶着南园子墙。

药真多!越因为我不认识它们,越显着多!

每逢我到大药房去,我总以为各种瓶子中的黄水全是硫酸,白的全是蒸馏水,因为我的化学知识只限于此。但是药房的小瓶小罐上都有标签,并不难于检认;假若我害头疼,而药房的人给我硫酸喝,我决不会答应他。到了药集,可是真没有法儿了!一捆一捆,一袋一袋,一包一包,全是药材,全没有标签!而且买主只问价钱,不问名称,似乎他们都心有成“药”;我在一旁参观,只觉得腿酸,一点知识也得不到!

但是,我自有办法。橘皮、干向日葵、竹叶、荷梗、益母草,我都认得;那些不认识的粗草、细草、长草、短草呢?好吧,长的都算柴胡,短的都算——什么都行吧。

关于动物的,我也认识几样:马蜂窝、干龟、蝉蜕、僵蚕,还有椿蹦儿。我只晓得椿蹦儿是椿树上的飞虫,鲜红的翅儿,翅上有花点,很好玩,北京人管它们叫椿蹦儿。还有两对狗爪似的的东西,莫非是熊掌?犀角没有看见,狗宝、牛黄也不知是什么样子,如果牛黄应像老倭瓜,我确是看见了好几个貌似干倭瓜的东西。最失望的是没有看见人中黄,莫非药铺的人自己能供给,所以集上无须发售吧?也许是用锦匣装着,没能看到?

矿物不多,石膏、大白,是我认识的;有些大块的红石头便不晓得是什么了。

草药在地上放着,熟药多在桌上摆着。万应锭、狗皮膏之类,看看倒还漂亮。

此外还有非药性的东西,如草纸与东昌纸等;还有可作药用也可作食品的东西,如山植片、核桃、酸枣、莲子、薏仁米等。大概那些不识药性的游人,都是为买这些东西来的,价钱的确是便宜。

我很爱这个集:第一,我觉得这里全是国货,只有人参使我怀疑有洋参的可能,那些柴胡和那些马蜂窝看着十二分道地,绝不会是舶来品。第二,卖药的人们非常安静,一点不吵不闹,非常和蔼,虽然要价,可是还价多少总不出恶声。

老舍

M名诗荟萃

白玉苦瓜(节选)

余光中

似醒似睡,缓缓的柔光里
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
一只苦瓜,不再是色苦
日磨月碾琢出深孕的清莹
看茎须缭绕,叶掌抚抱
哪一年的丰收想一口要吸尽
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
饱满的圆腻啊酣然而饱
那触角,不断向外膨胀
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
直到瓜尖

仍翘着当日的新鲜
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
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
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
硕大似记忆母亲,她的胸脯
你便向那片仲橘?
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
苦心的慈慈苦苦哺出
不幸呢?还是大幸?这婴孩
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

燕子

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,我还怀着凯儿,遵从医生的嘱咐,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。那个时候,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,苍苍翠翠的,走在里面,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,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,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。

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,在田边的电线杆上,在细细的电线上,它安静地站在那里,有着黑色的羽毛,像剪刀一样的双尾。

“燕子!”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。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?这不就是书里说的,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?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,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:“燕子啊!燕子啊!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……”

在以后的好几年里,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小鸟,有的时候,我

是牵着燕儿,有的时候,我是抱着燕儿,每一次,我都会很兴奋地指给孩子看:“快看!宝贝,快看!那就是燕子,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!”

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,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。天好蓝,风好柔,我抱着我的孩子,站在南国的阡陌上,注视着那一只安静的黑色的飞鸟,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。

一直到去年的夏天,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写生,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,我看到了我的燕子。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,一样的剪状的双尾,然而,在图片下的注释和说明里,却写着它的名字是“乌秋”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的确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,可是,有的时候,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。 席慕容